

# 秋思—遥寄母亲

关品方

2004年10月22日

甲申年重阳节东莞市旅次

我年少时，常听得母亲当她心情愉快时轻唸一段古文，教我背诵。她那带乡音的唸段，现在回想起来，还萦绕耳际，令我不胜唏嘘，油然生出一种身世之感，甚至有泪水欲夺眶而出。母亲离世转眼已三年有馀，她的一生，花样年华而遭逢战乱，隻身来港，胼手胝足，协力持家，鲜有称心的安稳幸福的日子。五十三岁那年，因故患脑溢血，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其后反覆缠绵病榻凡二十七年。人生的三分之一在病厌的状态中蹒跚走过。而这麽多年来我却未尽为人子应尽的孝道，在外东奔西跑，就是不懂得「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不懂得多关怀她、反哺她。「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如今我只能以失眠报答她了。

母亲的确不曾在她生前展眉过。在我的记忆中，有她夜对孤灯为人裁衣帮补家计的身影，有她为了悲恸三姊夭折时凄厉号哭的摧心裂肺，也有她为了家境的捉襟见肘与父亲争执而低徊抽泣的面容，就是没有任何她愉快地展颜微笑的一幕留在我的心坎中。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在乡间，与亲邻阔别多年，是返港前夕的饯别宴，她酒喝多了，也因从西樵山归来劳累了整天，当晚她受不了亲戚们覆述文革期间她父亲在被批斗的折磨困顿中潦倒死去的片段，终致急性脑溢血而寅夜被抬上木船沿江送赴乡间的九江医院急救，最终死裡逃生，数月后父亲和我们姊弟数人才辗转经广州把她接回香港。半年前返乡时她还精神奕奕，返港时已是委顿不堪坐在轮椅上的老妇模样。不孝的我，事发当时还在欧洲滞留，返港时才看到大姊案上一纸留书。我还记得开头的几句：「品，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不要惊慌。我们全都返回乡下去了，因为妈……」大姊当时在玛丽医院当护士，二姊教书，妹妹还在唸社工，爸刚因健元堂中药店结业遭遣散后赋闲在家，因此夫妇联袂返乡祭祖。我返抵家门时，一个亲人不见，孑然一身，顿感伶仃孤苦。现在回想起来，犹历历如在目前，潸然泪下不能自己。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人间到此，万念俱灰。母亲已逝，百身莫赎。目裂神伤，万般惆怅。重阳节前，孝子断肠。母亲！我的母亲呀！

于是，母亲那段带乡音的古文，又在我耳畔悠悠迴响。她幼承庭训，知书识礼，念私塾到十五、六岁。外公家薄有田产，祖上与梁启超游，母亲听说年轻时号称南海九江第一美人。她那段古文，曾伴我多少个晚上徐入梦乡，曾带给我多少现世安稳的祈愿！母亲呀！

## 秋思—遥寄母亲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我十三、四岁时，终于在古文观止赏识此文。而当时已届青葱之年，对母亲渐少眷恋，更不暇深究这段文章的浩渺深意。昨天与一群旧同窗饮宴楼头，觥筹交错之余，触景生情，竟想起上述一段古文。

席间忽梦少年事，追念母亲。今阴阳永隔，品方品方，情何以堪？我今亦已五十三岁，一事无成，两袖清风。今夕何夕，登临秋风。三杯淡酒，四顾苍穹。男儿未济，非关遭逢。康梁无继，拙拙书空。辜负亲恩，苦无寸功。悲怀难遣，马蹄雪拥。哀哉亲情，泪向肚中流；奈何遗恨，只有自己知。

(完)